



白天 著



◎都市智侠系列◎

摩登女侠

白天 著

作品集②

团结出版社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摩登女巫/白天著. —北京:团结出版社: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0.6

(白天作品集. 都市智侠系列)

ISBN 7-80130-392-X

I. 摩… II. 白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7672 号

版权合同号图字:01-1999-3267

出版: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[电话(010)6513.3603(发行部)6524.4792(编辑部)]

http://www.tuanjiebs.com

E-mail: unitypub@public3.bta.net.cn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

印张:10

字数:2700 千字

印数:5000

版次:2000 年 6 月 第一版

印次:2000 年 6 月(北京)第一次印刷

书号:ISBN7-80130-392-X/1·21

定价:17.60 元(平)

(如有印装差错,请与本社联系)

目 录

第一部分

摩登女巫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束手无策····· (1) | 7 手段····· (82) |
| 2 芳踪····· (13) | 8 鸿飞冥冥····· (95) |
| 3 巫术之辩····· (27) | 9 如临大敌 ····· (109) |
| 4 杜大姐····· (41) | 10 摩登女巫····· (123) |
| 5 势不两立····· (51) | 11 女巫族····· (136) |
| 6 艳攻····· (65) | 12 真相····· (150) |

第二部分

天涯何处无芳草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劫持 ····· (166) | 7 海上斗法 ····· (245) |
| 2 史雪妮 ····· (174) | 8 敌忾同仇 ····· (257) |
| 3 锲而不舍 ····· (192) | 9 骑虎难下 ····· (273) |
| 4 强龙不压地头蛇 ··· (207) | 10 秘辛····· (287) |
| 5 各显神通 ····· (218) | 11 双姝····· (296) |
| 6 迂回 ····· (234) | 12 出奇制胜····· (307) |

1 束手无策

尽管人类已完成登月壮举，而且，不久的将来，再将踏上其他星球，逐渐揭开宇宙的奥秘。但电脑的发明，更能在极短的时间内，解答出数学上最复杂的方程式，以及替代了必须集千百人的智慧与精力，在同时进行并完成的精密计算工作。

其他尚有不胜枚举的各种科学成就，足以证明人类在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之际，智慧的表现已达到了巅峰，几乎是过去所不敢想像和奢望，甚至不可思议的了。

但是，在这大千世界中，仍然有着更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实存在！

譬如人类死亡后所谓的“灵魂”之谜，无法解释的那种“第六感”，以及是否有“神”存在的争执等等……

这些超越科学根据的现象，有人视之为迷信或幻想，但无可否认的，即使是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、大学者、医学家、心理学家，及在其他方面颇有成就的人士，若干年来仍然对这些问题感到迷惑。近些年来，更有些在各方面颇有成就的学者，深入非洲不毛之地，从事于当地土著信赖和崇拜的巫医及巫术的研究。

然而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最近在文明社会里，居然出现了一个“法力无边”的神秘女巫！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巫医和巫术除了盛行于非洲，在其他世界各地的土著部落里，由于医药的缺乏及文化的落后，通常也用来治疗疾病或祈求降雨，驱除鬼魔及灾祸。

但那些“法师”都是男性，女巫只有吉普赛民族中才有。

不过她们只能替人用水晶球看过去及未来、算算命、看看手相，或者以扑克牌求卦，卖些“爱情药”、“避邪物”什么的，骗那些好奇的人几个钱而已。

马来西亚既不是非洲，也没有吉普赛民族流浪者的足迹，但在马来半岛上，散居于各地山区的土著数字却相当可观。其中包括“鲁顺”、“摩洛”、“巴沃”及其他的小部落，土著的总数高达好几十万以上。

既有人数如此庞大的土著，巫医与法师之类的自然少不了，不过那仍是男性的专职，女人是挨不上边的。

可是……



傍晚的艳霞，在天边燃烧着。

一辆西德制造的“乌龟壳”小型轿车，由马六甲通往吉隆坡的公路，风驰电掣而来。

车由一个年轻小伙子驾驶，他的身旁坐了个妙龄少女。两个人的年纪都未超过二十岁，而且脸部的轮廓非常酷似，仿佛是对孪生兄妹。

他们脸上忧形于色，沿途保持着缄默，一言不发地像是在沉思什么。

直到进入吉隆坡市区，那少女才打破沉默，忽然担心地问：“哥哥，你看马三叔他们会相信吗？”

小伙子神色凝重地说：

“这倒很难说了，我们把爸爸的亲笔信带去，马三叔看了也许会相信的。不过，赵五叔的脾气我很清楚，他是任何事都不信邪的，尤其这次的事……”

那少女接口说：

“但曹七叔和顾六叔两个人，接连在两天之内，先后都已发狂而死是事实呀！如果按照顺序下来，今夜就该轮到了赵五叔了！”

小伙子轻喟一声说：

“别说是赵五叔那种牛脾气的人了，我要不是亲眼看到曹七叔和顾六叔的死状，也绝不敢相信，在这科学发达的二十世纪的末期，居然还会发生这种怪事！”

那少女也叹了口气说：

“问题不在马三叔他们相信不相信，而是爸爸所得到的消息，只是听说那女巫已来了吉隆坡，并不知道她的确实行踪和下落。就算他们答应去找她，又上哪里去找呢？”

小伙子只好苦笑说：

“这等于是大海里捞针，反正这是爸爸交代我们的，只好等见了马三叔他们再说吧！”

于是，他们又再度沉默下来。

一阵疾驶，车已来到特里斜路跑马场的附近，小伙子把车停在了一幢临街楼房的门口，只见街边尚停着四五辆轿车，排成了一条长龙。

他们将车停妥，相偕下车走到门前，却被站在门口的两名大汉挡住了驾。

“找谁？”一名大汉显然并不认识这对青年男女，直拿眼睛朝他们打量。

小伙子只好说明身份和来意：

“我姓史，是从马六甲来的，有重要的事要见马三叔！”

那大汉一听他姓史，又是从马六甲来的，而且称呼他们的头儿马亮遄为马三叔，立即恍然说：

“哦，你们二位可是史大爷的公子和小姐？”

小伙子把头微微一点，那大汉这才肃然起敬，忙不迭巴结地带着他们进去。

这时客厅里正聚着十来个人，有的是西装革履，衣冠楚楚。有的却是衣衫不整，吊儿郎当的，一派不登大雅之堂的调儿。

他们不知在争执什么，正争得面红耳赤，个个好像在比赛谁的嗓门大。

大汉领着这对青年男女进来，他们的争吵才突然暂停，不约而同地将眼光扫了过来。

铁青着脸坐在沙发上的就是马亮遄。这家伙年纪只有四十出头，个子瘦瘦高高的，看上去文质彬彬，颇有几分书生气，倒不像个黑社会里的人物。

而他身旁站着的赵飞，则是个体壮如牛的大老粗。尤其衣衫不整，敞胸露怀地两手叉在腰上，摆出一副气势汹汹要动手打架的架势，活像那《三国演义》中卖猪肉出身的张飞！

小伙子刚上前恭称了声：

“马三叔……”

马亮遄已起身一使眼色，阻止了他往下说，然后向在场的那些人把手一挥：

“各位的意思兄弟已经明白了，你们先回去，等兄弟考虑考虑，有了决定再给你们答复吧！”

其中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沉声说：

“也好！再争执下去会弄得大家翻脸，那也就没意思了，我们静候三爷的消息。不过希望最迟明天能给我们答复，并请三思而行！”

于是，他一使眼色，便带着七八个人悻然地匆匆而去。

等这批人走了出去，马亮遼劈头就问：

“雪峰，雪妮，你们怎么跑到吉隆坡来了？”

小伙子就是史雪峰，他恭声回答：

“家父派我们送了封信来，先请三叔过目……”说时已从身上掏出封信，双手递了过去。

马亮遼一面接信，一面诧然又问：

“雪峰，是不是马六甲方面出了什么事？”

史雪峰点点头说：

“请三叔先看了信再说吧！”

马亮遼察言观色，已从这兄妹俩的神情上看出，心知史老大家里一定发生了严重的事故，否则绝不会派他们亲自到吉隆坡的。

当他急急拆出信来展阅时，赵飞由于根本不识字，只得上前急向这对孪生兄妹问：

“老大家里当真出了事？”

史雪峰仍然点了点头，并未回答。史雪妮毕竟是个沉不住气的少女，她终于忍不住说：

“五叔，前夜和昨夜两天之间，曹七叔和顾六叔已经先后……”

她的话犹未了，马亮遼已突然惊叫起来：

“什么？这信上说老六和老七已发狂而死？！”

“老六和老七死了？！……”赵飞大吃一惊。

马亮遼信也不看下去了，急向他们兄妹惊问。

“这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史雪峰这才神色凝重地说：

“事情是发生在五天以前，家父突然接到一封没有署名的怪信，信上的大意是说，对方为了当年的仇恨，将在七天之内，使你们结拜的七个弟兄，一天一个接连发狂而死。当时家父以为是

什么人故意恐吓，或是存心开玩笑的，所以看了信只置之一笑，根本就没把它放在心上。谁知到了前天晚上，曹七叔不知怎么忽然精神失常发起疯来，把家里闹得天翻地覆，还抓了把刀要杀人。后来幸亏大家合力把他制住，夺下了刀，才没有闯出更大的祸。可是，就在当天夜里，家父看他疯狂的情形愈来愈厉害，刚打算送他去医院时，还没来得及把他弄上车，他竟狂叫一声，终于吐血而死……”

“你们顾六叔的情形也一样？”马亮遑急问。

史雪峰点点头说：

“完全一样！当夜六叔还好好的，没有任何异状，没想到第二天晚上，也就是昨晚，六叔竟也突然发作了……”

赵飞不由地怒问：

“妈的！居然有这种怪事？”

史雪妮郑重其事地说：

“三叔、五叔，家父派我们亲自赶来，就是惟恐你们不相信。但事实上不幸的事已发生，应验了那封恐吓信上所说的，七叔和六叔果然是先后发狂而死！如果照那信上说的要在七天之内……”

赵飞狂笑一声说：

“那么老六过了，今夜就该轮到啦？！”

“五叔！”史雪妮正色地说：“这种事还是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的比较好，家父就是担心事情再发生在您的身上，所以……”

赵飞不禁哈哈大笑问：

“你们看我这样，像不像会突然发疯的呢？”

史雪峰郑重地说：

“五叔，家父本来也不相信的，但昨夜六叔又发狂吐血而死之后，连夜派人各处打听，直到今天一早才听到个惊人的消息。

据说最近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女巫，不知会一种什么巫术。凡是有人找上了她，只要付出相当的代价，她就给人一个木刻的小人。如果把仇人的姓名及生辰八字写在一张她给的黄色小纸条上，贴于木人的背后，再以她给的三枚钢针，每天戳在木人身上一枚，到第三天对方就会发狂……”

没等他说完，赵飞已驳斥说：

“鬼话！鬼话！我绝不相信这套鬼话！”

史雪峰忧形于色地说：

“五叔，别说您不相信了，说出去就是任何人也难以置信的。但事实上六叔和七叔已死了，而那封怪信上说的是在七天之内，使家父和你们几位都将发狂而死。今天已经是连续的第三天，所以家父特地派我们赶来，希望三叔和五叔千万不可把生命当儿戏……”

马亮逵又把信看了一段，忽问：

“这信上说，要我们防范？”

史雪峰回答说：

“是的，家父要我们当面口头上禀告二位叔叔，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消息，那女巫已经来了吉隆坡。只是无法查明她的行踪和下落，所以希望二位叔叔一面提高警觉，一面最好设法去找到她，查出究竟是不是她在暗中施用巫术，以及对方是什么人……”

“令尊要我们找她，是否打算逼她破除已经施于我们七人身上的巫术？”马亮逵疑信半掺地问。

史雪峰把头一点说：

“家父认为，解铃还得系铃人，所以必须设法找到那女巫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得查明对方是谁，我们绝不能让六叔和七叔白死！”

马亮逵尚未置可否，赵飞已怒形于色地忿声说：

“老三，老大虽然是一番好意，但这个年头哪能听信这种无稽之谈，传出去不把人家的大牙笑掉才怪呢！”

马亮逵皱起了眉说：

“话虽不错，但老六和老七的发狂而死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那女巫要没有点鬼门道，他们怎么突然发疯的呢？而且今夜就轮到了你……”

赵飞毫不在乎地哈哈一笑说：

“老三，这么好了，我们不必争论。如果今夜我也当真发狂而死，就证明确有其事，否则那就是鬼话连篇啦！”

马亮逵犹豫了一下说：

“我倒不想以你的生命，来证实是否确有其事。只是那女巫如果确有其人，而且真在此地，但我们不知她的行踪和下落，甚至连她是怎样个人都不清楚，即使打算去找她，又上哪里去找呀！”

“三叔，”史雪妮说：“我想女巫的装束和一切，跟普通人绝不相同的，只要派人分头到各处去打听，大概要找到她并不太难。假使照五叔的办法，万一……那就后悔莫及了！”

赵飞置之一笑说：

“我自己都不怕死，你们何必替我担心！现在已经快到晚上，我总不致于突然发起疯来吧？”

史雪妮顿时忧心忡忡地说：

“三叔，不是我们故意危言耸听吓唬您，六叔和七叔的情形，我们是亲眼看到的。他们还不是好端端的一点事也没有，突然之间就莫名其妙地发起疯来了。我看那女巫总有点什么鬼门道，否则这件事应该怎样解释呢？”

“老五，”马亮逵忽说：“这件事无论你信与不信，我看置之不理总不是办法，最好立刻去通知老二和老四赶来，大家一起商量个对策。因为万一你再出事，下一个就轮到了老四，到那时候

就措手不及了！”

赵飞耸耸宽阔的肩膀，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说：

“既然你要小题大做，干脆就由我去巴生港一趟，把老二和老四找来吧！”

“不！”马亮遑反对说：“你最好留在这里，我立刻派人去通知他们！”

赵飞是从心里就不相信这回事，但马亮遑已决定派人去巴生港，通知其他两个结拜的弟兄赶来，他也就是不便再表示异议了。

事实摆在眼前，跟着老人在马六甲混的两个弟兄已在两天之内，先后发狂吐血而死。如果真是那女巫在作祟，那么按照恐吓信上所排的顺序，今晚就轮到了赵飞，接下去的便是老四孙广，老三马亮遑，老二王济棠，最后则是老大史金成啦！

马亮遑当下召来两名大汉，交代了他们一番，派他们立即驾车赶往巴生港去。

然后他才招呼这对兄妹坐下来，表示怀疑地说：

“这件事我绝不完全相信，也不完全不信，只是老大所听到的这个消息，实在毫无科学根据。这年头人已经可以上月球了，我们这里又不是尚未开化的地区，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怪事？！”

赵飞趁机不屑地说：

“哼！那女巫真要有这种法术，现在天已快黑了，我就会在这里等着发疯吧！哈哈……”说着，他已忍不住狂笑起来。

他这一阵狂笑，听得真令人有些心惊肉跳。尤其是这对曾目睹那两人的发狂吐血而死兄妹，以致不寒而栗了！

马亮遑已看出他们的神情，急向赵飞喝止：

“老五，你别这样，把两个孩子都吓坏啦！”

可是，不知怎么搞的，赵飞的狂笑竟已一发不可收拾，居然

更狂笑不止起来。

他的笑声简直如痴如狂，吓得这对兄妹顿时脸色大变，不由地齐声惊呼：

“五叔！您……”

但赵飞根本充耳不闻，益发笑得前仰后合，并且手舞足蹈起来了。

马亮达已察觉出情形有异，不禁暗自一惊，急向赵飞声色俱厉地大喝：

“老五！你是不是存心装疯卖傻？！”

赵飞突然如同中了邪似的，霍地跳了起来，只见他两眼发红，双臂齐张，竟向坐在他对面沙发上的史雪妮直扑了过去。

史雪妮吓得魂不附体，惊呼一声，急忙撑身而起，从沙发扶手上翻滚开去，使赵飞扑了一空。

马亮达见状大惊失色，疾喝一声：

“快抓住他！”

在场的几名大汉立即向赵飞扑去，企图将他合力制住。

没想到赵飞已形同疯狂，一个回身，双脚齐蹬，便将扑来的两名大汉蹬得踉跄倒退，双双一齐跌了开去。

另两名大汉仍然向他疾扑，但这家伙体壮如牛，又在发狂之际，他们哪能将他扑。

犹未扑近，赵飞已猛地跳起身来，挥起那对斗大的拳头，攻得他们非但无法近身，反而被迫连连急退。

在场的一共是四名大汉，他们全是马亮达的手下，刚才虽在一旁听说了这件怪事，可是没想到赵飞真会突然疯狂起来。

赵飞是他们头儿的结拜弟兄，尽管马亮达已吩咐他们动手，但只是要他们把赵飞制住，毕竟不敢贸然全力以赴。

由于有这一层顾忌，使他们放不开手脚，赵飞的攻势就更锐不可挡，仿佛一头脱笼而出的猛兽了。

只见他拳打脚踢，逼开了几名大汉，竟一转身，突向吓得退避在一旁的史雪妮再度扑去。

史雪妮吓得惊呼一声“啊！……”便急向门旁逃避，不料心慌意乱之下，一下失神便摔倒在地板上了。

眼看赵飞以饿虎扑羊之势，正向这少女身上扑去，马亮逵惟恐她受伤，一时情急，奋不顾身地冲去将赵飞拦腰一抱，让史雪峰趁机上前将她扶开。

可是，马亮逵怎能抱得住赵飞，而且还被他一掌劈在颈旁，痛得沉哼一声，已不由自主地撒手倒了下去。

赵飞接着飞起一脚，踹得马亮逵连翻带滚，滚开了一旁。

马亮逵倒在了地上，负痛一声大喝：

“你们一齐上！”

四名大汉哪敢怠慢，硬着头皮一齐又扑了上去，但却被赵飞一声狂叫：

“你们找死！”吓得他们全傻了眼。

赵飞随着这一声狂叫，人已扑向一名大汉，出手如电地一拳，击得那家伙脖子一歪，龇牙裂嘴地跌了开去。

但他意犹未尽，竟扑在了那大汉身上，双手掐住了对方的脖子就紧勒不放。

他的双手力大无比，直勒得那大汉两眼翻白，舌头伸出了大半截，竟仍不放手。

其他三名大汉只得一起扑上去，打算合力把他拖开，赵飞却突然放开那大汉，猛地回身抓住一个大汉的头发，揪翻在地上就是一连几拳，把他击得鼻青脸肿，嘴里直嚷着：

“五爷饶命，五爷手下留情……”

赵飞哪管他死活，揪住他的头发，按在地板上连击，不消几下便使那大汉昏厥了过去。

这家伙的体力确实过人，一个尚被他扑压着，另一个又被击

昏了，其他两个非但未能将他拖住，反而被他双臂齐分，以臂弯紧紧夹住了脖子。

马亮逵已爬起身来，见状不禁大惊，情急之下，只得冲去捧起墙角摆设地木架上的盆景，赶过去举起就向赵飞当头一砸。

他这完全是出于迫不得以的紧急应变措施，打算先把赵飞击昏了再说。

这盆景是瓷制的，里面尚置有泥土，栽植着一株经过人工移植的万年青，重量起码有十斤左右。

赵飞被这当头一击，立即倒身下去，双臂不由地一松，终于使被夹住的两名大汉挣脱起来。

可是，就在他倒身在地之际，竟突然狂叫一声，口吐鲜血倒地不起了。

史雪峰和史雪妮情知不妙，因为他们已见过两次这种场面，吓得忙不迭冲过去。只见赵飞头破血流地伏在那大汉身旁，脸部侧着紧贴在地板上，嘴里的血仍在不断涌出，通红的两眼却怒睁着。

“三叔！”史雪峰惊声急说：“您快看看，五叔恐怕已经……”

马亮逵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赶紧丢开尚捧在手里的盆景，蹲下身去翻过赵飞的身体，仔细一查看，不料他已气绝而亡！

2 芳踪

大约在十多年前，在马六甲海峡经常出没活动的私枭里，“南海七蛟”的名气，确实够响亮的。

由于他们人多势众，活动的地区又广，包括了马来西亚、沙捞越和苏门答腊。因此这一带的私枭，不仅对他们敬畏三分，甚至以他们马首是瞻。

可是，有些既不愿听命于他们，又明知惹不起这“南海七蛟”的，只有干敬鬼神而远之了。

但他们却雄心勃勃，颇有称雄南海，独霸私枭这行买卖的野心。所以凡是不甘受他们控制的，就根本别想吃这行饭！

这一来，就难免经常发生争端，引起他们与其他私枭之间的利害冲突，甚而不断造成火拼的流血事件了。

然而，他们的势力庞大，谁要跟他们硬拼，哪岂不是等于鸡蛋碰石头？！

仅仅在几年之间，由于跟“南海七蛟”对抗，因而丧命在他们手里的人就不在少数。虽然那班私枭斗不过他们，仇恨却早已结下了，只要一旦有机会，就绝对会向他们报复！

最近这些年来，“南海七蛟”已不再亲自抛头露面，而由海上转移到了陆上，把买卖交由他们的手下去经营。他们则分踞在马六甲、巴生港与吉隆坡三地，仍然控制着大部份的私枭。

他们结的仇太多，根本无法判断是什么人在向他们报复，因